好书精读

有趣、有益、有用

——评蒲华清的诗集《生活中有一颗糖》

□吕 进

1949年到2019年，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最快、成就最显的时期，五代儿童文学作家在70年间奉献了大量各种体裁、样式的作品。“儿童文学光荣榜书系”是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一套权威书系，由金波、樊发稼、高洪波、王泉根、曹文轩等10位儿童文学名家组成的顾问选编委员会选编，王泉根担任主编并写《总序》。以冰心的《小桔灯》、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打头的75部上榜作品的确是儿童文学的光荣。

诗集仅有6部榜上有名，重庆诗人蒲华清的《生活中有一颗糖》在列。这部诗集，可以说是蒲华清一生除低幼诗歌和儿歌以外的全部作品的选集，共三辑：《校园抒情诗》《校园故事诗》和《校园幽默诗》。翻开书页，真可谓首首精品，字字珠玑，让人爱不释手。由于书系在篇幅上有统一限定，因此，还有一些我知道的名篇没有能够编入，使我有强烈的遗珠之憾。

蒲华清的童诗是富有情趣的诗。只有情趣才能吸引儿童打开诗的大门，使诗美从诗人的内心走向儿童的内心。童诗是基于童心的书写，它是儿童对人、对自然、对世界的最本真最好奇的初感，诗里描画的把月亮装进信封，太阳和月亮像踢飞到天上的大足球，机场是鸟岛，都是属于儿童的世界。铲除社会化、文明化的成人世界，回归儿童岁月，就是童诗诗人的基本功，蒲华清这套功力是很了得的。他在小学执教26年，有颇为丰富的生活积累，儿童世界是他很熟知的世界。《诗学》杂志曾经对他做过长篇专访，题目就是：《被时间遗忘在“孩童时期”的诗人》。

没有复杂的世态人生，从儿童视角看待世界，天真活泼的儿童情趣就油然而生。儿童情趣是一个流动的范畴。外部世界在变，儿童的情趣也相应在变。所以鼠标、电脑、机器人、互联网等等许多现代元素都在蒲华清的童诗里时有出现，给小读者带来强烈的生活气息和现代情趣。由“大灰鼠”到鼠标，从狐狸小姐到狐步舞，这类神来之笔给小读者打开广阔的想象空间。

音乐性从来就是儿童情趣之一。音韵是诗的基本力量，像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在《汉语诗律学》中讲的那样：“韵的谐和与音的整齐毕竟被认为是诗的正规。”这些年散文化倾向成为诗坛的流行病，使得许多诗失去了自己特殊的美，也传染到部分童诗。儿童喜欢韵语，尤其是幼儿。韵语帮助儿童记忆，韵语带给儿童美感，童诗必须坚守押韵。把童诗写成无韵的自由体，小读者很难接受，幼儿诗歌还应该是歌谣体。蒲华清有非常清醒的“诗体意识”，他的童诗都押韵，而且方式多样，自然谐和，大多一韵到底，又寻求变化多端。《月饼回来了》写霉月饼不断被转送，就用了多次转韵；《小猫咪见大灰鼠》是对话体，中间有规律地插进两行小猫咪的话：“请快讲，请快讲”“真风光，真风光”等，节奏感就大为加强。

蒲华清的童诗是富有情节的诗。成人诗比较回避叙事，从“事”的大地上升得越高，诗的质地就越纯。可是，儿童诗的美学不是这样，因为儿童的思维是具象思维，儿童有与生俱来的游戏精神。他们对诗的感受不是纯诗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从具体事象中去领悟诗美。蒲华清这本诗集的自序题目就是《我喜欢写有点情节的儿童诗》，童诗依托情节是高明的，我点赞他的这个“喜欢”。

蒲华清说话有分寸，他讲的是“有点”情节，就是说，他并不准备像儿童小说家那样专门讲故事，他要把握“叙述性语言在抒情空间的度”。儿童诗最好有点情节，这样才方便亲近小读者，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洒上诗的芳香。但是这种情节必须简单，情味必须醇厚。《生活中有一颗糖》的第二辑《校园故事诗》、第三辑《校园幽默诗》都是有情节的篇章。我们读这两辑作品，最后得到的不是故事，而是诗。《天气预报》中柔柔的亲情、《最美最美的舞蹈》中深深的师生情、《校长又喊练鼓掌》的无奈、《考和烤》的义愤，都是情节之中、情节之上的诗。与其说诗人在讲故事，不如说是在诗化故事。

蒲华清的童诗是富有情操的诗。儿童诗的使命是提高儿童的情操，这是评价一首童诗高下文野的重要标准。儿童处于人生的童真阶段，幼稚可爱、可塑性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就给童诗赋予了严肃的使命。阅读蒲华清的诗集会发现，诗人的情操教育是致力于给孩子们美与爱的熏陶。区分世界的美丑是儿童成长的起点。《生活中有一颗糖》无论写现实生活，还是自然场景，都在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同样，儿童自身的行为也需要区分美丑。儿童也在变，在旧的时代，一些儿童是缩小的成人；在近些年，一些儿童又成了放大的成人。蒲华清的诗思很敏锐，诗集中对于娇生惯养的“小皇帝”们的批评就是证明，《劳务费》《虽说小强已十三》等篇目都是佳作。

这部诗集的中心是爱，要让小读者们从小就懂得用爱去拥抱世界与亲近自然。像《雪地上的血印》《怀抱》这样的篇章的悲悯情怀，让我这样的老年读者也感动得热泪盈眶，是有力量的诗篇：

生活中有一颗甜甜的糖，
不知你尝没尝过？
当你给别人送去快乐，
就会把更多的快乐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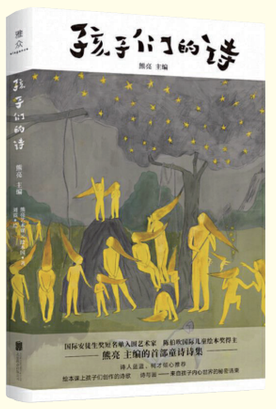
照亮诗集的美与爱，诗人常常是以幽默的姿态去传递的。幽默感是一种以高见低的亲切感，当诗人站在世界与人生的高度俯视世界与人生时，他就会以幽默拉近和小读者的距离，成为他们智慧的大朋友，让小读者在笑声里培养自己的情操。

重庆历来是童诗的沃土。诗人张继楼在上世纪50年代奠基，于今这座城市里活跃着五代童诗诗人，重庆的领军诗人像梁上泉、傅天琳也都兼写童诗。重庆还有好几位儿童文学理论家，王泉根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重庆出版社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成立了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室和少年儿童美术编辑室。蒲华清作为重庆儿童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致力于幼儿诗、童年诗、少年诗的创作，也写童话、故事、散文。

近60年里，他承接地气，关注诗艺，不屑名利，安静写作。蒲华清闪亮着情趣、情节、情操的童诗（包括儿歌）进入严肃儿童诗选家的选本较多，大概有百余种，其中选编《看电视》《生活中有一颗糖》《天气预报》的出版社有多家，《看电视》还被香港教育局课程发展处选入《中华文化语文教材套》内，包括单行本和教材搜寻软件。更为难得的是，许多童诗入选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等多家出版单位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和中师幼师语文教材。

诚如童诗名家金波在为《幽默童诗100首》写的序言里说：“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创作儿童诗，就在这样一个轨道上前行，这就是他的儿童诗‘有趣、有益、有用’的原则。”我认为这是精确之论。

■新书快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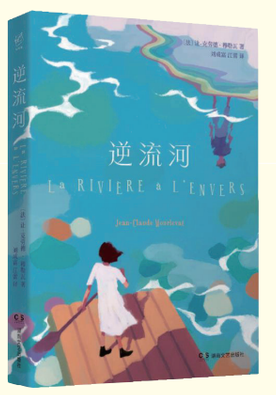


《孩子们的诗》
熊亮 主编，刘霓 绘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0年5月出版

本诗集的童诗排列以《三颗月亮》一诗为线索，让读者跟随着孩子的视线，从“望远镜里”看到“三颗月亮”，一窥孩子们的童真世界。入选的小诗人属于不同的年龄段，来自不同地区，他们的诗既适合亲子共读，也适合中小学教师用作诗歌启蒙读本。本书承应了一种保护童心、童趣，培养好奇心与想象力的少儿艺术教育理念，引导儿童了解诗歌、绘画中的妙趣与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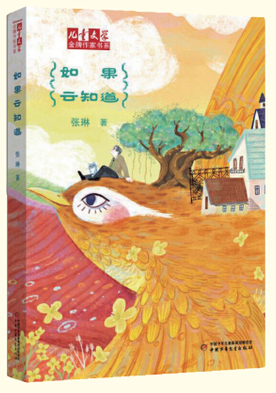
《少年读徐霞客游记》
刘兴诗 著
青岛出版社
2020年6月出版

本书结合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旅行经历，借由《徐霞客游记》中出现的自然景点、大山大河、岩石洞穴、风土人情，通过讲地理、说故事的方式，反映了一个中国人的伟大志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一部饶有趣味的地理百科之书，也是一部成长励志之书，更是一部文学提升之书，它告诉孩子们，成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逆流河》
【法】让-克劳德·穆勒瓦 著
刘成富 江蕾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年7月出版

传说中，世界上有一条绝无仅有的逆流河。它发源于海洋，逆流而上，止于高山，河流的尽头就是不死之水。为了救治公主受诅咒而变成的生病的朱顶雀，主人公汉娜离家寻找不死之水，为了追寻汉娜的脚步，年轻的杂货店老板托梅克放下安稳的生活，也踏上了寻找逆流河的旅程，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传说中的逆流河再度相遇。故事引导小读者们追寻着爱的光芒逆流而上，体会幻想文学的神秘力量。



《如果云知道》
张琳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作品以烂漫诗意的童话笔触，描画了埋藏在人们内心最深处的生死感悟。一只受到伤害、郁郁寡欢的画眉鸟和一位智慧而充满善意的老画家相遇。故事情节曲折而委婉，情感真诚而炽烈，充满浓郁的文学性、西部特色和经典气质，用一种别样且温暖的方式诠释生命的滋味和价值，引领读者跟随作品一起经历、体验、领悟人与人之间在情感和心灵上的相互需要和依存，重新思考和理解生死奥义。

■评 论 刘耀辉的《野云船》：

乌云与金边

□赵 坤

刘耀辉的小说《野云船》提出了一个敏感又朴素的问题，关于生死的哲学思辨。去雪浪屿的船上，几个海岛少年问他们的代课老师楚天舒，生死是什么。这位仅长他们几岁、同样出身渔家的北大哲学系高才生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给孩子们讲了个故事，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在散步时，头上有只老鹰飞过，老鹰急于敲开乌龟壳吃午餐，错把他的光头当成了石头，埃斯库罗斯就这样一命呜呼了。在茫茫大海的一叶扁舟上，这样一个略显滑稽的悲剧，因为真实，并没有冲淡生死的严肃性。几位渔家子弟以特有的海岛经验，洞悉出一点生死的玄机，“埃斯库罗斯本来是在散步，没想到死，却意外死了；乌龟被叼到了天上，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却活了下来”。“老师，我想，这就是您说的生死无常吧。”在小说的二分之一关节处，这段看似闲笔的对话，是真正的草蛇灰线。

作为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关于生死的一番恳谈，最先在他们返回黑澜岛的航程中显示出修辞性。为了救落水的学生张琴子，楚天舒三潜激流，最后终于体力不支，消失于暗涌的浪峰。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张琴子活了下来，准备继续读研深造的楚天舒罹遭不幸，传说中埃斯库罗斯与龟的故事，在海岛叙事里自我赋形，复现在返航黑澜岛的渔船上。那一刻，卡在张琴子咽喉的鳗鱼刺；封爷爷训斥董船波“翻鱼”的语谶；海岛少年们早年葬身海底的父兄……在生与死的复调结构里再次出现，共同结构出小说的基本伦理命题：不知死，焉知生。

当然，这还要放在一个更长的叙事脉络和更大的意义空间里讨论。儿童文学处理“死亡”的意象从美学追求来讲，限于文体和篇幅多半倾向于主题而不是叙事形式，往往围绕基础表意展开，并不就概念的本体深入讨论。小说《野云船》关于死亡的表述，有本体讨论的方向性尝试。“死”是打渔人家并不陌生的经验，故事中的黑澜岛地处胶州湾，在以青岛为核心的众多岛屿中，它偏远、小、籍籍无名。岛上的人家多以打渔为生，在捕捞设备简陋、自然条件恶劣的常态下，多数家庭都有过痛失亲人的心理记忆。海岛少年对水的认识也因此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海洋的馈赠周而复始地滋养着海岛人，他们品性往往由海而生；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海难增加了人们对水的恐惧感，爱海和怨海的双重情结潜伏于渔家子弟的无意识心理，组织了少年们的经验、记忆、心理结构和成长方式。当认知构成中的死亡从实践过渡到经验，对死亡的认识也就是对死亡的态度，更是面对死亡的勇气和探索生命意义的持续反思。

物质生活贫乏的黑澜岛人，精神世界却特别丰富。背靠死亡，让他们格外尊重死亡，热爱生命，热爱“形象世界”与“意愿世界”构成的全部生活。这也是海岛人进入时间的方式。以海洋为原点的自然生命时序，将每一个人与自然互文的精彩时刻，祭海、登顶崂山、去雪浪屿、迎接出生和死亡……烙印在海岛人的灵魂之中，唤起他们对待生命的慈悲与真诚，由此形成一个更长的叙事结构和一个更大的意义空间。

当小说过半后，再回过头重新看看黑澜岛的故事，那些装满了童年记忆的“屁股朝天迎风反向放飞机大赛”“拜妈祖仪式”“祭海仪式”“爬崂山雪浪屿”等等，显然不能再仅仅解释为孩童的好奇心，那是海岛人对生命的深沉热爱，是他们体验存在的共同时刻。比如每年春分的祭海仪式，比如乘轮渡“登顶崂山”，都是他们借重艺术活动认识存在本质的方式。沧海桑田都是典型的时间空间化形式，饱含了歌诗传说的历史经验。海岛的生活经验里，与其说是震惊于空间，不如说是折服于时间。出海登山的一系列的空间位移，是走进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彼此交汇的文化时间。其中，最典型的是“野云船”，一艘海天间的云团幻化的船，像“被施了魔法”“极有规律地排成一排，就像一艘艘渔船列阵”。这是独属于海岛的特殊的时间空间化形式。作为稀有意象，野云化船只有物理成像，没有物理空间，不进入人类的文化时间，也不存在文化空间。它是自然奇观，却又不同于山川河流，它超越时间，却没有生命周期，它还超越普遍意义的空间形态，能够深入人类的集体心理进行意义赋形。因此野云船的每次出现，几乎都是富于包孕的时刻，比如主人公楚天舒作为岛上第一名大学生，远赴北京大学读书的一刻，“天如钢盔，海似铁灰，半空中那些云做的渔船却都红得像火，还镶着金灿灿的边儿……”似乎只有这样“形象世界和想象世界化作提示满足着另一时刻”，才能提供给物质生活贫乏的海岛少年们以足够的精神力量，使他们的“生活方法论”有不受贫穷限制的想象力。丰富的意义空间滋养下，海岛少年们自尊友善团结，不会因为自己吃着咸鱼硬饼，就觊觎伙伴饭盒里的水煮蛋，在“十八罗汉”和“十三姨”的统一化符号称谓里，他们爱对方就像爱自己。即使是小说中唯一显出性格缺陷的董船灯，也在天舒死后，露出他性格中美好的一面，“天舒你不该死，我情愿拿我的命换你的命”。

也只有野云船这样的意义空间，才能消化楚天舒的死亡。人们相信天舒是被葬礼上的野云船载走了，只有盛大的野云船和龙兵过，才配得上天舒这样的香草美玉，这些一生难见的壮观水象，像是对人们许下盛大的承诺，黑澜岛上的楚天舒因为救人永远葬身海底，但意义空间里的楚天舒，却如封神天兵，乘着五彩斑斓的野云船飞升了。小说也由此结构出主题意义上的全部复调性，死亡是什么，是乌云外层闪着光的金边儿，每一道乌云，都必有一道金边儿。

这样的结局，除了对真善美的儿童文学旨趣的追求，读过后记的人多少会有些额外的感慨。从某种程度上说，《野云船》是作者与人物同构的自叙传也许并不为过，至少在我看来，作者刘耀辉几乎是撕开了少时的创伤记忆来祭奠亡弟，给对方和自己一份尘封已久的成年礼。天舒和天阔，楚家两兄弟正如他本人的正反面——北大高才生，少年壮志里惊悉胞弟过世的噩耗，原本至亲的两兄弟，如今只剩一人，从此以后，他将独自带着对往昔的追忆，走在漫长的思念里。但每一段路都要面对一个“决定性时刻”，当我们看到这部充满创伤记忆的《野云船》时，就意味着作者决定遵从内心，接受“采心”石碑的神启，将尘封已久的往事诉诸笔端。那么，旧日的伤口就不再是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而是个体成长的“神经症”。写出《野云船》的刘耀辉无疑是在尝试自我疗愈，深谙儿童心理学的他以老弗洛伊德推崇的方法，以文字这样的“白日梦”形式，让事件在小说里重演，这样，他作者身份的绝对主体性就掌握了对偶然性事件的控制权，他终于可以代替弟弟去死，留下生的机会，在内心深处完成客观事实上“并无必要”的自我救赎。甚至，他还在小说的白日梦里为弟弟复原了一座桃花源般的海岛，一群可爱的少男少女和一艘寓意美好的野云船，让那些给过他们童年温暖记忆的朋友们永远活在他们最美好的年华。而完成“救赎”的作者本人，我想，从此他可以不必再纠结于往事，纠结于自己“幸存者”的身份，真正自由地穿梭于文本内外，他可以是天舒，是天阔，是封皮上的白衣少年，任龙兵过海、野云飞渡，看乌云亮出金边儿。

秋天的湖

□贾云萱

古人笔下的秋总是伤感迷离的，似乎打那第一片落叶叩响大地，丁香便不再摇曳枝头，白鸟便不再高翔天际。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夏日的遗憾一定会被独属秋天的温柔化解，秋风能抚平湖面的褶皱，自是也能抚平你打结的眉头。

秋的暗示总是含情脉脉的。春末秋初都是夏天，像夏天独有的白夜，凌晨几时也如白昼般高昂着头。这时候的秋，是喜欢踮起脚揉乱你头发的小孩，仅是几缕秋风，便能扰得人发痒。我是在这时来到湖边的，彼时的湖晶亮地拉着天的手，开始还浓淡分明，越远处，湖和天便朦胧在一起，只透出一道若有若无的奶白色，一尘不染的湖看上去软嫩极了，像块蓝靛的豆腐，一碰便要化掉似的。

又是一段时间的晕染，我看到有人正使着扫把清理树下的落叶，几乎是一路飞奔着卷起秋叶，和着浮土，我便又看到那般活生生的湖。说来也怪，那时的我竟觉察着是被召唤来的。不过，我抬眼看到了，我愣住了，是比原来更加干净、澄澈的湖。池鱼跃水了整个夏天，忽而降低的温度让它们身不由己地沉到了水底。倏地，临近中秋了，零落的泥不再纷飞，湖里静的要命，也净得要命。

“啪嗒！”不知又去了几次湖边，幼时心驰神往了数次的、从未亲眼见过的湖，又变了模样。不再有绵软如絮的云倒映在湖面上，也不再有被打散成碎银状的阳光。这次的湖活泛起来了。层层鳞浪随风而起，不断撒下的落叶发出“啪嗒”声，引得我的心翩然起舞，仿佛坠入了湖底。恍然，已是秋末冬初，风是染料，把那碧绿满眼层层染尽，而后成了黄铜色。一夜寒风，树叶再也不堪重负，铺陈了整个湖面。此时的湖，像一面巨大的铜镜。少年不识愁滋味，看那秋风萧瑟席卷波光，我总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湖活了，她脱了那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走到了我的面前，就那么望着我。我怔怔地怵在原地，抬手欲触，却见其登时淌散成弥漫在身边的湖。

崖边，秋之，则必有一人静立。湖中人，抑或湖中世，虚虚实实，早已辨不清楚。